

梦牵魂绕华楼情

梁言

人们习惯于把自己出生的地方称作故乡,我则把青岛崂山山区内的华楼山称作第二故乡。三十一年过去,时常梦牵魂绕,怀念华楼情韵。

1994年春节前夕,我接获调令,从莱阳启程,深入崂山腹地,在华楼山驻军某部担任团政委,从而翻开了人生旅途中的全新篇章。

华楼山位于崂山之西北部,由横向层岩叠加而成,其状成方形似一高楼,故名“华楼”。这一年,崂山的雪特别多。连日朔风呼啸,松涛怒号,大雪纷飞。深山沟里,分外寒冷。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然而,恰逢春节拥军之际,崂山人民纷纷开展拥军活动。他们那炽热如火般的热情与淳朴无华的品质,宛如一股股温暖的溪流,悄然涌入我的心扉,令我深受触动。我感到了隆冬里的春天,很快就爱上了这片神圣的土地,爱上了这里朴实的父老乡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他们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部队驻地华楼山,营房建在山脚下,开门见山,抬脚就可以上山。为了熟悉驻地周边的环境,我利用节假日,走遍了周围的山头。一日清晨,我沿着蜿蜒曲折的羊肠小径,向华楼宫缓缓攀登。途中,偶遇一位老者,我们边走边谈,得知他姓孙,在华楼宫做工,他待人极为热情,且谈吐风趣,十分健谈。每次上山相见,他总要从金液泉取水烧上。然后洗碗搬凳,泡上一壶崂山茶,热情地招呼我“喝碗茶,歇一歇”。金液泉水泡崂山茶,色正味纯。人好茶更香。盛夏时节,暑热难挡,若爬至山顶,更是疲惫不堪。这时,坐在华楼窗内那两棵遮天蔽日的千年白果树下,凉风习习,喝一杯金液泉茶水,暑热顿消,真是飘飘然,欲仙乎!

后来,有位老领导对此深有感慨,“像你们部队官兵和老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朴素纯真的感情,这才是真正的军民鱼水深情呐!”

杨道文

我的枪缘:从新兵到射击健将

郑建华

1961年夏,16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成了解放军的光荣一员。60多年了,回眸望去,往事依稀可辨,挥之不去的除了对于我朝夕相伴的战友思念外,便是对曾经的那一支支枪的追忆。我曾经使用过当时部队里装备所有的枪,靠着优异的射击成绩,从连队一步步打到团、师、军、军区,代表67军取得了济南军区第三届运动会射击竞赛团体总分第二名、男子军用步枪团体第二名、男子军用步枪个人第二名的好成绩。

机遇出现在1963年。三连突然布置射击训练,三点成一线的基本射击要领。我是高中生入伍,学的自然就快些。3天后的摸底实弹射击,全连每人3发子弹,我打了29环,竟然是全连第一。这是我第一支枪的第一次射击,它成了我射击经历的起始点。此后一发不可收,连续在营、团、师、军、军区的比赛中一路胜出。没多久我被借调到了团射击集训队,既当射手又当教员,开始了与枪为友的新生活。

1963年夏天部队换装备,全部换为56式枪族。不久,团集训队陈队长交给我一挺崭新的班用机枪和一本教材,告诉我为了尽快完成全团训练任务,3天后全团机枪手来集训,你来讲课。三个不眠之夜之后,我已经全面摸透了这个钢铁战友的脾性。我们在老百姓的一个场院里开了讲,课后,当我又蒙上眼睛把机枪分解又结合起来时,战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讲课为我后来的射击训练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三连也已经换装,我回连队领来了自己的新“战友”——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它有轻便、机动性好的特点。新枪到手,训练课目就来了。团集训队给我的课目是半自动步枪40发速射,要求1分钟打出40发子弹,消灭100米的40个目标,有时间限制,又



1964年10月,在67军射击队在济南军区第三届运动会射击运动中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二名。

要全部命中,这个超越实战的科目,难度很大。记得快速压子弹和快速重新构成瞄准线是两个技术关键。天天练习压子弹,指甲嵌到肉里,钻心地疼,后来化了脓,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把肿胀的指头放到冷水里泡一会儿再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代表我们团在师里的比赛中拔得了头筹。

另一个要攻克的项目是夜间射击。没有教材,没有经验,一切靠自己摸索。在平常训练的基础上,我把要领归纳为5定位(抵肩定位、贴腮定位、握枪定位、两肘着地定位、扣扳机的食指定位)、在视力回收的基础上找、平、查、扣(晃找准星、灌平缺口、检查无误、扣动扳机),好学好记。在代表20师到军训练队参加夜间射击测试时,10发子弹对150—200米的距离的5个半身靶射击,打了93环,只用了26秒钟。取得了67军夜间射击的最好成绩。

为了准备1964年济南军区第三届运动会射击竞赛,9月组建了67军射击队。赛前,

射击队做了最后一次调整,让我改为打男子军用步枪300米3X20项目。

莫辛—纳甘步枪——就是电影《兵临城下》里苏联狙击手使用的那种狙击步枪。我与几位战友组建了男子军用步枪队。赛前射击训练队做了精心安排,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让我最后一个出场。3发试射28环,这样打下去肯定有名次。想不到第五发打出去后我的3号靶没有报靶,4号靶没有射击却报了个10环,原来我错打到4号靶上了。我的节奏全部被打乱了,应该最拿分的卧姿没有拿到最好的成绩。进入跪姿我的心理状态才调整过来了,心里调整好了,打起来就比较顺了,跪姿比卧姿成绩好。立姿最难打,开始10斤重的枪在靶子上晃动得厉害,当时心一横,人和枪完美地结合为一体,越打越顺利。成绩出来了,我是第二名。

赛后军首长把我留到了军警卫连给首长当了警卫。退役后,我军步兵武器进行了多次换装,武器也越来越先进,不过我已经没有机会再与枪亲密接触了。

前些年,青岛某枪会的朋友请我们去过枪瘾。打小口径步枪,20发子弹打下来,打了17个10环、3个9环。工作人员惊讶地说很少看见有人打得这么好。他哪里知道我曾经是济南军区的射击第二名。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也曾打脱过靶。